

青春映画

Summer 恋风恋歌

原来你从没有在乎过什么
——就这样支离破碎 流离失所
苏霖·作品



就好像你从未在我身边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ASummer
苏霖·作品 恋风恋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恋风恋歌 / 苏霖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9.7
(青春映画书系)

ISBN 978-7-80747-651-1

I. 恋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3895 号

恋风恋歌

LIANFENG LIANGE

出品人 陈锦涛
出版策划 毛世屏
选题策划 弘晔传媒
执行策划 王成国 时敬国
责任编辑 蒋鸿雁
文字编辑 安 坤
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
责任技编 钟愉琼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北京中图弘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 × 1260mm 1/32
印 张 7.5 彩插 4
字 数 187 千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
定 价 25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 1 花白雨伞 3

一个孩子站在窗外，大雨打乱了她的苍白眷恋
谁比谁受伤，却又倔强不堪地迎来十七岁
你站起后就是一片天，不动不摇
很多年后，这尽是我们的幼稚，让我深深沉眠

Chapter 2 玻璃花篮 65

我知道你无论走得多远，有些时候我还是会哭
你会不会比以前更爱我，但是却又不那么生疏
原来，你从没有在乎什么
就好像你从未在我身边，就这样支离破碎，流离失所

Chapter 3 呢喃夏天 135

他把时光丢给我了，走开后就是一片漆黑
你又骗了我，我的爱人，无论我付出的多么多
没有梦是天亮，有了梦却是黑暗，
夏末的时光摧毁了回去的每一条线索
我轻轻呢喃，轻唱你说爱我的那个夏天

Chapter 4 青春当歌 187

我蓦然回首，那个梦，伴随着永远的歌
我们分手后吧，就只剩下那么远
但愿你我终年不遇，桎梏住所有的甜蜜
既然许诺，就要不管怎样的如此生生不离

尾 声 224

后记及书评 229

我们如此生生不离

——陈纱

一只风筝一生只为一根线冒险，风筝断了线就是离开的时候，飞向无边无际深蓝色的天穹。那么，我要为你做一个勇敢的冒险家，游走所有翱翔中的美妙，就是如此才要心甘情愿地相信，看似虚无的飞跃，总是在似锦绵长的记忆中无限延长，就比如我们之间的空间，远得无法丈量。

我们给之间的距离定个程度，不是所有咒语都是说明爱情的真实程度，那么我飞翔的高度，是你难言的过度，还是我追住的释读？我们就是彼此最深爱的礼物，你是那根线，我是那只风筝。

我们在风中轻轻吟唱

——莫慕休

其实天蓝得深不可测，然后你就告诉我：亲爱的，那是我们最唯美的纪念。

我们在空旷的操场上奔跑，草地上弥漫着昨晚下过雨的湿草香，我们都是一群飞扬跋扈的孩子，偶尔看见别人在路途上迷路，我们总是互相勉励。但是，后来我们就在彼此自以为是的所谓幸福中，越走越远。

Chapter 1 花白雨伞

一个孩子站在窗外,大雨打乱了她的苍白眷恋

谁比谁受伤,却又倔强不堪地迎来十七岁

你站起后就是一片天,不动不摇

很多年后,这尽是我们的幼稚,让我深深沉眠

[1]

不完美的公主童话

那年那天，雨淅沥哗啦下得不像样，灰黑的沥青打上一层深深土黄，幸福之家的砖檐被打得异常响亮，门前泥土上的绿草被雨洗净洗过后余下一层湿草香，天色晦暗得就像泼上了黑墨，一片一片吞噬了天亮。于是，那年雨季提前了一个月，毫无征兆地下了下来，一下就是几个星期，没完没了。

一个女孩站在房外，雨水大滴落在了她的身上。

“陶陶会来找慕慕吗？”她傻傻地自言自语。

忽然，她身边的一辆黑色轿车摇下车窗，里面坐着一个男孩，男孩有很白的皮肤和好看的脸蛋，每一个动作都十分生动。

“肯定会啊！慕慕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明年我就回来！”他信誓旦旦地举起手。那些幼时纯真的诺言，往往会被时光磨炼得棱角分明。

女孩大叫起来，在雨中连蹦带跳。男孩探出手，抓了抓她的小辫子，轻轻地说：“慕慕一定要等我回来啊，昨天我还做了一个梦呢。呀，要走了，慕慕，给，别生病了，拜！”

不容女孩说一个字，男孩扔给她一把花白雨伞便扬长而去。

雨疯狂地下在女孩脸上，风把那把伞吹翻了，雨水毫不留情地挥

洒在她的身上。虽然一些湿漉漉的难受裹在身上，她仍未在意，意犹未尽地思绪着男孩那有深意的话。

什么梦呢？

她倔犟地撑起那把伞，顶着寒风，站在雨下。湿透的衣服与凛冽的寒风侵入她的身体，可她像尊雕像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是她吗？”

白阿姨把女孩指给莫凡看。一个身穿青色运动服的女孩，打着花白雨伞站在雨下。

“她的资料呢？”莫凡问。

“嗯。”白阿姨翻了翻手中的档案，“在青水广场附近碰见的，七岁。”

莫凡点燃一根烟，眼光却从未离开过女孩。

“就她吧。”

“是吗？”白阿姨关上档案，看了女孩一眼，叹了口气。

“这孩子挺奇怪也挺可怜的。”

哦？莫凡灭了烟头。寒风从那幢灰色楼房吹向远方，那大片阴霾，始终挥之不散，就像注定好的故事，会拉着悲伤的帷幕开场。放映一场黑白的电影。

慕休，爱做白日梦。

[2]

想念的秘密总是在时光荏苒中增长

“休休，休休。”

奶奶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进我的耳朵里，我揉了揉眼睛，那强烈的阳光射入眼睛里，刺眼的难受迫使我翻身从床上爬起来。

“又做梦了啊？”奶奶弯下腰坐在我身旁说。

“嗯。”我点头。那些梦纠缠了我无数个年头，那寓意不明的话，包含着一些我想也想不透的秘密与无论怎样梦，都梦不下去的结果。

奶奶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孩子，可怜啊。”

我叫莫慕休，这个名字念起来挺怪的。休，就是休止、停止的意思。活了六千多个日子，我始终想不明白我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给我取这样一个名字。我有一种病，做白日梦，并不是痴想，而是白天无缘无故会睡着而且做梦。很奇怪吧？

“休休，你爸爸来看你了。”奶奶轻声说道。

我没有说话。或许说，对于这个爸爸，我无言以对。我爸爸叫莫凡，不，一个养父而已。

“他下午到，去接接他吧。”奶奶悄悄握住我的手。

“莫凡那样对你，你还那样爱他？！”我站起来大吼。

那是我第一次那样吼奶奶，吼完我就后悔了。

“不准说你爸爸！”奶奶生气了。

“他不是我爸爸！”

对，他不是我爸爸，我爸爸叫慕华，他只是把我从孤儿院领回来，只是养父。况且，从他把奶奶赶出家门那一刻开始，我就不承认我和莫凡有任何关系牵连着。

在我七岁时，莫凡一直很爱我。他把我从熟悉的白阿姨的青灰色砖瓦铺成的“幸福之家”里领回来。莫凡没有老婆，只有一个妈，也就是奶奶，奶奶很爱我、疼我，而莫凡却只能在物质上满足我。我十岁那年，莫凡所在的那家公司宣布破产，他颓靡消沉地喝了很多酒，整个人像是坠落到底，陷于深渊一坠不起。那晚回来后，我躲在门后看见客厅里摇晃着的吊灯像是欲坠的 ending。他说，奶奶是家里的绊脚石，那双肮脏的手，用力地挥霍在奶奶的身上，那一次，我听到了活着的岁月里，听过的最凛冽大喊。他抄起了陪着奶奶过了半辈子的家当把那位慈祥的老人推了出去。所有的物品在空旷的楼道里发出最为惨烈的一响。躲在门后的我再也看不下去了，摔门跑出去拉着奶奶就走了。

我爱奶奶超过爱莫凡，不，我根本没爱过莫凡。

他没有来找过我们。以前，我想，要是莫凡来找我们道歉，我就原谅他，可是，日子一过就是六年，他没有来找过我们。

直到今天——六年十一个月三十天零十个小时。

这样的道歉，太晚了。

“休休，去吧，当奶奶求你了！”奶奶说完要跪下。

“奶奶。”我连忙扶起奶奶，“我去行了吧。”

“哎！”奶奶笑了。

我跟着笑。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会原谅莫凡，可能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吧。但是我只知道，好人活得长。

一点钟,我在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青水广场看到了莫凡的身影,伫立在清水广场的喷泉旁,观望着水流喷出,再泄入池底。

“慕休!”他招手朝我走来。

“莫先生,”我停着,“请和我保持距离,您知道我和您并不熟。”

“哦?”莫凡停住了步子,站在那里双眼打量着我。

我和莫凡就这样保持着三米的距离。

“慕休,六年来过得好吗?”莫凡点起一根烟。

“你应该问问奶奶的情况。”我说。

“哦?她还没死?那她应该六十岁了吧?”他漫不经心地吐出一口烟,烟圈颤抖地上升,然后,随风破碎。

“你!”我挥起手朝他打去。

“唉,”他紧握住我的手,“女孩子太凶可不好,以后当心没人要。”

我抽回自己的手,不说话。莫凡见我没表情的样子,他笑:“病治好了没?我认识几个外国有名的医生哦……”

“我没病!……医生说我太累,需要多加休息!”我抢断他的话,与其说那是种病,倒不如说是一种疲惫。

“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?”他扔掉烟,踩灭了它,烟头生硬地在他脚下,显得凄凉。

我转过头看他,他一脸微笑,笑得我毛骨悚然,或许觉得他有点儿可耻。

“你的十七岁生日!”他揽过我的肩。

原来他还记得,连我自己都忘了。莫凡,他却记得。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不,一个什么样的男人?

“走,我带你出去玩!”他拉着我的手,往广场外走。

“不用,我要回去陪奶奶。”我甩掉他的手,站住不动。

这回,莫凡大笑,广场上的人都望过来,他没有任何反应,捂着肚

子大笑：“莫慕休，你过了六年，真他妈的变完美了！人也漂亮了，现在，你最大的缺点就是，太倔犟，哈哈……”

我背对着他，慢慢走掉。莫凡跑了过来，拦住我，让我无路可走。

“给。”他递给我一款手机。

“生日礼物，里面有我的电话。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为你开机，哈哈！”莫凡笑得直喘气。

我毫不犹豫地接过来。是索爱的，很漂亮的红色。

看我满意的样子，莫凡凑在我耳边说：“给爸爸一个拥抱吧。”

“我拒绝。”

这次，莫凡就那样走掉了。没有对我多说什么。

我望着他的背影都有点儿刺眼。

第二天是开学的日子。

过了一个夏天，高二的日子，什么都会发生。胡悦曾经说。

“莫休休，早啊！”胡悦一脸灿烂地对我说。

我看了好久，才认出她。这丫头一定在每天通宵达旦地写小说，黑眼圈都里三层外三层了。

其实，我对小说不怎么感冒，当我知道胡悦是作家时，我拿起她大堆的稿纸，问：“那些虚情假意，你浓我浓的有什么好写？”

她说：“当然有帅哥啰！”

“还不如自己恋爱呢。”

“切，莫休休，我告诉你啊，早恋是会受伤的！什么早孕啊，就是从早恋里出来的！而写作呢，又不会受伤，角色命运随我定，多爽呢！”

于是，我对胡悦的小说彻底后怕了。

因为胡悦写的小说太敏感了，仿佛是真实的事情一样，我便怕她哪一天没有灵感了，把莫休休这个孩子给胡乱加了进去。

“我有手机了。”我说。

她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：“莫休休，你终于敢动用压岁钱买手机了！”

“没有，是别人送的。”我连忙解释道。

胡悦愣了一下，没过一会儿又正常过来：“哈，别人送你手机，我不惊讶，谁要你好呢！哎，现在高二啊，什么都可能发生。”

这丫头眼里分明有不服气。

我拿出手机犹豫好久说：“别乱想，这是莫，我爸爸给的。”

“真的？！”她尖叫起来，好像对于我口中的“爸爸”的惊讶高于对手机。

我看着她，没等我说什么，高二的第一节课已经开始了。胡悦赶快回到自己的座位，还不忘对我说：“中午一起吃饭哦！”

所有的学生都向教室跑，赶在新学期开学老师之前进教室。我在桌下玩起了手机。莫凡一定有钱了，这款手机起码几千。

“同学们，今天是高二的第一天，有一位同学从二中转到我们市优。”陈尧略显萧条的声音在前方响起。

“二中耶！”

“哇，找死啊。虽然都是重点，但是二中比市优更好耶！”

“哎，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”

.....

“同学进来吧。”

教室里一片安静。

“他叫陶样。”

我怔住，愣生生地抬起头。

讲台前面站着一个我并不熟悉的人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就是我小时候认识的陶样，如果是，只能说，他依然和小时候一样，有种独特的魅力，或许说，更帅了。

“帅哥呀！”

“哈哈。”

“安静！”班主任拍了拍桌子。

我合上手机，注视着前面的陶样。他做的发型，让人一看就会以为是个坏孩子，四处弥漫的眼光和插在口袋里的动作整个就是一副不羁的样子。这种看似颓败的表情倒是弥漫开了那种隐隐作用的坏。

“你坐在韩林琳后面的后面！”班主任指了指我后面。

陶样懒散地走了下来，拖着步子走。当他经过我身边时，我刻意低下头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低下头。随后，又有一种迫切抬起头的感觉压抑着。

“好了，上课。”……

“铃铃——”

下课后，我转过头去看陶样，他正倚在椅子上，闭着眼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皮肤显得更白了，白得像个天使，那应该就是洁白无瑕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，问：“你认识白阿姨吗？”

他安静地倚在那儿，像个雕像，没有动弹，更没有回答我的话。

不是吧。我暗暗否定。“幸福之家”的陶陶是很温柔的，他会在我没吃饱时，递给我他仅有的一颗大白兔奶糖；在我被别人欺负后，握住我的小手像一个大哥哥似的哄我笑，直到我不哭为止；可以在生日会上，答应我的无理要求，弹着他那不熟的吉他唱“祝你生日快乐”。

如果他是那个陶陶，就不会忘记幼时那个任性野蛮的慕慕。

我失望地后退。

“‘幸福之家’那个懒虫猪慕慕，不许走。”陶样闭着眼靠在椅子上拉住我的手。

慕慕？他记起我啦！我高兴得握着他的手来回晃动，竟像得到糖

果的小女孩一样开心不已。

陶样睁开眼站起来在我手背上写了一个字，“是这个草字头的‘慕’吗？”他比划着。

“嗯。”我点头。

陶样突然不屑地一笑：“妈的，你一个字就麻烦，我要是知道你全名不要累死？”

“你不知道我的名字？”我显得相当惊讶。

“对呀。”他双手插进口袋，懒洋洋地坐下，脸上流露出一种慵懒，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。

该死的陶样。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小时候就不要对我那么好，弄得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你，你却丝毫不知道我是你记忆里的谁。

“你……记好啦！”我拿出一只黑色水性笔，拉起陶样的手，在他的胳膊上写着大大的“莫慕休”三个字。

我特意写得重重的，让他感受到一点疼痛，算是对他小小的惩罚。

他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三个字：“莫慕休？怎么有两个姓？挺特别的，就是怪难记的。”

“谁像你的名字一样那么简单，陶、样！”我说，并且特意加重最后两个字。

“哈！名字又不是我取的，再说，我的名字你记得很熟啊？”他对上我的目光。

蓦然，他的眼睛变得澄澈还有一点灼热。

可没等我开口，已经又上课了，他意犹未尽地看着我笑，我心虚地逃避他的目光。其实，十年前我就记住你的名字了。

我想说：我狠狠狠狠喜欢你！我非常非常想念你！

骑士是否骑着白马般威风凛凛

我一直没敢正视陶样。低着头，疯狂地写着，我猛然抬起头，才看见纸上写满了“陶样”。

“陶样，你来回答这一题。”班主任陈尧突然点陶样的名字，我停下笔，转过去看他，他慌忙站起来，把左手的袖子拉下来。

那是我写名字的手啊。我惊讶地看着陶样的脸，他脸上有一种慌张，似乎想掩盖住一些东西。他真的在看我的名字而没有认真上课。

我心里忽然有种幸福感。陶样在注意我的名字，是不是也意味着我在他的心中有一定位置呢？

“左手上有什么啊？那么紧张！？”陈尧步步向陶样走去。

我慌慌忙忙地转过身举手，自己来回答这个题，吸引老师对陶样的注意力。可是，陈尧什么也没看，径直走向陶样。

莫慕休你是罪人，你是罪人。要你对陶样耍性子，那么张扬，现在害了陶样把自己也搭了进去。

“莫慕休？莫慕休！”陈尧吼道。

我慌张站了起来，椅子被我的冲击“咚”的一声倒了，在教室里剧烈地回响。